

航海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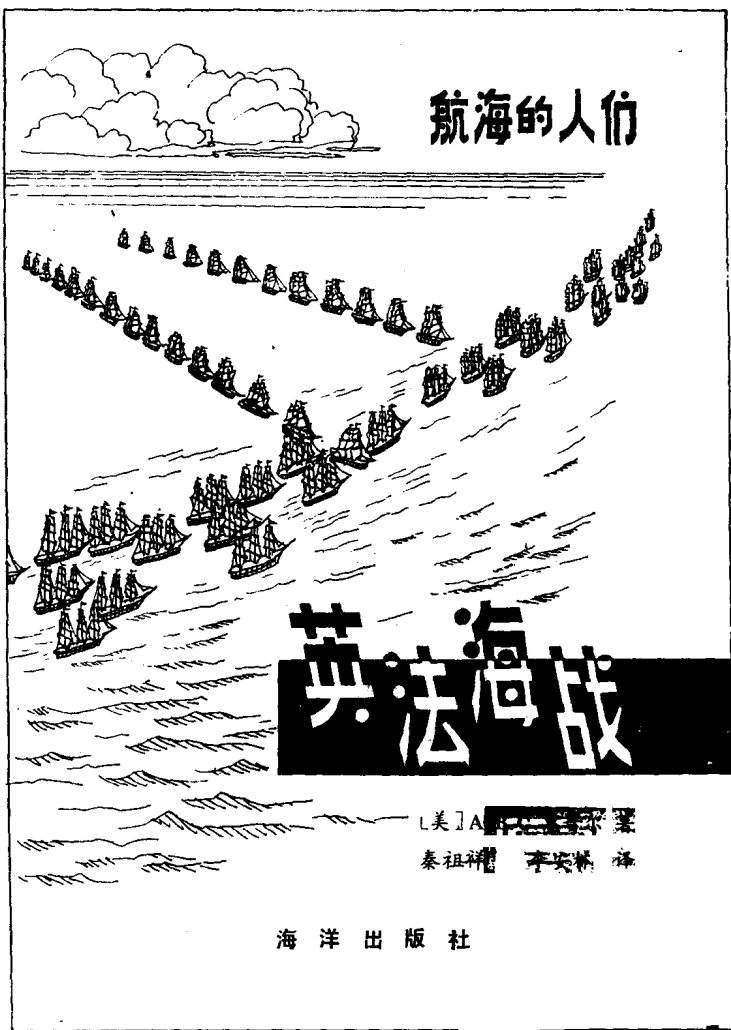


英法海战

[美] A.B.C. 惠普尔 著

海洋出版社





航海的人们

英法海战

〔美〕A. J. 阿普斯 著
秦祖祥 译 李安第 译

海洋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航海的人们》丛书中的一本，这是一本通俗性的海洋历史知识读物。作者以通俗、浅显、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十八世纪英、法间的几次大海战。并着重介绍了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战绩及其对英国海军的贡献。作者笔下的海战场面宏伟壮丽、紧张激烈，极为吸引人。其中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拿破仑的法国海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双方激战到最后，伤亡惨重，结果法舰司令投降，英舰司令纳尔逊阵亡。本书既具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适合青少年阅读，并可供历史研究人员及军事部门参考。

英 法 海 战

〔美〕A. B. C. 惠普尔 著

秦祖祥 李安林 译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3/8 字数：125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5193·0353 定价：1.10元

作者简介

A. 惠普尔,是美国新英格兰新罕布什尔州一个航海世家的后裔,他的祖先威廉·惠普尔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惠普尔曾长时间地在长岛海峡和巴马哈群岛当水手。他曾著有大量关于水手和海上生活的著作,他的著作涉及的面很广泛,其中有一本书名叫《活跃在南大洋的新英格兰捕鲸船和船长》。他曾任时代与生活出版社的总编助理。

目 录

强大的战列舰	(1)
随笔 从全体水手到侧舷炮齐发	(26)
海军新战术的诞生	(27)
拿破仑舰队的覆没	(51)
随笔 海军候补生的甘苦生活	(79)
海上封锁与追击	(81)
随笔 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双方的舰长	(114)
特拉法尔加海战	(116)
随笔 隆重的葬礼	(152)
附短文和图	(154)

强大的战列舰

1771年3月的英国查塔姆港，寒风掀起阵阵波浪，冲击着码头，溅起片片浪花。帆船在风浪中颠簸，旅馆的招牌被风吹得嘎嘎作响。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正沿着海岸走着，突然一位青年走近他。小伙子衣着简朴，但很整洁，流露出一付沉着自信的神情。他没有象这位军官想象的那样，伸出手来讨钱，他肩上搭着一只水手袋，开口问路：“理智号停在什么地方？怎样去找到它？”

皇家海军的理智号战列舰和其他新近服役的军舰一道停泊在麦德韦河河口。年青人在谈话中透露，他不仅认识理智号舰长莫里斯·萨克林海军上校，而且他还是萨克林舰长的外甥。这次他是来理智号报到当海军候补生的。

这位海军军官认识萨克林上校，他将小伙子领到自己的舱室里，请他吃了一些点心和热茶，然后派了一条小船把他送到理智号舰上。军官后来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也忘了小伙子的名字，当这个身材瘦弱的小伙子后来因此而成为皇家海军及全世界最著名的海军将领的时候，他才回想起来。

霍雷肖·纳尔逊12岁时就成了一名海军候补生。纳尔逊，家里人叫他霍勒斯，他出生在英国内地的一个有教养的穷牧师家庭。他父亲是个鳏夫，抚养了八个孩子。那时，当地的

一家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皇家海军理智号战列舰正准备参加一场可能爆发的英西战争。这消息激起了年青的霍勒斯报名从戎的念头。理智号的舰长莫里斯·萨克林是他的舅舅。小伙子说服父亲给莫里斯舅舅写了一封信。莫里斯舅舅回信说：“可怜的霍勒斯到底造了什么孽，这么弱的身体，什么工作不好干，偏偏要去海上遭那份罪。既然如此，就让他来吧。到了海上第一次投入战斗，加农炮弹就会敲掉他的脑袋。你现在就来为他出发做准备吧。”

理智号是十二年前七年战争期间经过一场激战后从法国人手中俘获来的。按照皇家海军传统的骄傲习惯，理智号保留了它的法国舰名。这样做对鼓舞水兵们的士气有好处，使大家不忘军舰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更换舰名都不吉利。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海军部将理智号和其他许多军舰退出现役。军官们领取一半工资，水兵全部遣散。1770年又出现了新的战争威胁。这次威胁来自地球上最不可能爆发战争的角落，即南美洲东南角二百英里外大西洋中贫脊荒凉的福克兰群岛。

西班牙提出这群岛的主权属西班牙，英国也毫不相让。多年来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一直驻扎着一支陆战队分遣队和一个海外殖民机构以维护岛屿所有权。1770年6月西班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出一支大部队，突然袭击了英国驻福克兰群岛中的埃格蒙特港的小股殖民军，并攻占了这个地区。四个月之后英国人才听说南大西洋发生的这次小摩擦。这消息一下子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浪潮。自1763年巴黎和约结束七年战争以来，英国一直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大英帝国第一次

被称为日不落国，一个主要依靠海洋生存的帝国。西班牙登陆部队企图征服英帝国臣民，英国人不能容忍。

消息传至英国后，西班牙竟采取令人吃惊的行动，一意孤行，使形势更加恶化。英国要求西班牙归还福克兰群岛时，西班牙国王查理斯三世一面闪烁其词，推诿回避，一面却求助于始终与英国为敌的法国。查理斯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英国人的战争狂热。于是，战列舰重新服役，召回军官，集合水兵。

英国充分做好了战争准备，但几个月后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平息下来了。法国国王路易斯十五世不希望这么快再次与英国打仗，西班牙孤立无援，不久也就投降了。1771年福克兰群岛重新归还英国。英国的战争狂热迅速冷却下来。年轻的候补生纳尔逊在理智号上干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直到这艘舰退出现役。

纳尔逊的舅父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上给船长当见习生。这次远航西印度群岛的经历险些断送了这位未来的英国海军将领。

英国商船上的水手非常憎恶皇家海军，因为它强行募征，纪律粗野，膳宿低劣，主要还是害怕冒伤亡的危险。年轻、敏锐的霍雷肖常常怀着激忿、忧虑的心情聆听商船上的伙伴们讲述那些关于海军以及冷酷的军官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据纳尔逊自己说，他在商船上工作了一年后，便怀着对皇家海军的仇恨返回了家乡。

后来莫里斯舅舅与他多次长谈，竭力规劝，才使得十四岁的纳尔逊重新建立起对海军的信任。他终于同意继续接受海军候补生的训练。1772年7月，萨克林在74门炮的凯旋号上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当时凯旋号正停在泰晤士河口的诺尔

河滩处担任警戒。

幸运的是，莫里斯舅父为海军挽救了他的外甥。福克兰群岛事件预示了英国，特别是皇家海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将到来，尽管当时英国人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自十六世纪末叶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之后对英国海军霸主地位的最大一次挑战的开端。这种挑战将继续下去，并将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不断加强。几年内，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还将受到一种威胁，但这种威胁相对要小些。英国的主要危机将发生在欧洲海域。在即将到来的与拿破仑的战争中，法国舰队与西班牙舰队将联合起来，企图摧毁皇家海军。在此挑战的最高潮，咄咄逼人的拿破仑军队将会全面入侵、击败、以至最终占领英国，英国将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

处在这样极其严峻的时刻，谁来充当英国的强大保护者，或者确切点说，谁来充当英国的救世主呢？这救世主不是别人，正是这位 1771 年的矮小的海军候补生，这位曾经畏惧海军艰苦生活的敏锐的青年，这位正在颠簸于沿海的巡逻舰上学习帆缆技术的倔强的小伙子。

在那些危难的岁月里，英国的最后防御力量是被人骄傲地称之为“英国的长城”的海军。正是皇家海军与法国、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联合舰队之间所进行的海上战争，加速了这最壮观和最可怕的帆船舰队时代的到来。从福克兰群岛西班牙首次公开的挑衅到 1805 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虽然仅仅 35 年时间，然而这短短的 35 年却是充满大规模战斗的时代，是海上杀戮与破坏的时代，也是海上勇士与杰出（虽有时鲁莽）的战术家、战略家辈出的时代。如果说霍雷肖·纳尔逊的名字在世界海军英雄中最惹人注目的话，那么罗德尼、杰维斯、特

鲁布里奇和科林伍德、布律埃、维尔纳夫、格拉维纳、约翰·保罗·琼斯这些人也几乎是同样地显赫，更不用说从未在海军服过役的天才军事家约翰·克拉克了。他的著作创立了舰艇机动战术，从而保证了英国最终获得胜利。

经过短短几年的激烈争夺，战斗帆船日臻完善，船上装满了大炮，桅杆上挂起了许多风帆。自老阿尔弗烈德时代以来，每届英国君王虽然都拥有一支舰队，但直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这些舰队才能真正称得上正规的海上作战部队。过去，船只主要用来运载陆军部队，而在海上作战时，士兵强行登上敌舰，在甲板上与敌战斗。亨利八世的一千吨的哈利号军舰装备了大量铜铸大炮，首次显示出英国的海上力量。伟大的哈利号是都铎王朝“大舰队”中最大的一艘军舰。它与中世纪的军舰不同，具备了近代军舰的特点。也只有在十八世纪，帆船战舰本身才真正发展成为完善的海上战斗的武器。军舰的舵轮带动滑轮操纵船舵，改变了过去那种靠人力在整个甲板宽的地方大幅度转舵的笨拙方法，从而提高了军舰的作战机动能力。老式木壳战船因船底附着海洋生物而降低了速度，采用了铜皮包护船壳可阻滞这种海洋生物的附着。首次使用铜皮护船时，铜皮的腐蚀作用致使船壳上的铁钉脱落，几乎造成一场大灾难，不久，铜抓钉取代了铁抓钉。

随着造船工艺的提高，装有纵帆设备的高大的船楼淘汰了。军舰降低了重心，提高了速度，航行得更远。不仅如此，船帆也大大改进。艏部纵向三角帆和桅杆之间的支索帆比仅采用横帆航行起来更能吃风。横帆的驱动力因增加了翼帆也得到加强，它由原船帆横杆端向外延伸。满帆时，一艘大型帆船战舰可挂 36 面帆，以十节的航速波浪前进。

十八世纪军舰最明显的改革之处是在甲板下面安装了一排排威武的大炮。一艘二百英尺长的军舰，巨大的舰体上下三层安装了多达一百多门大炮，每发炮弹相当于一个人头大。单舷火炮齐射，一次可射出半吨炮弹。除普通炮弹外，军舰的火炮还可以发射各种各样的武器：一粒粒滑膛枪子弹大小的葡萄弹，一串串飞啸的链弹、火箭、灼热弹，以及暴雨般呼啸而来的铁钉子，废弃的锐利铁片。十八世纪的军舰武器完备，战斗力强，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武器中，没有一种比得上军舰上的强大火力。

“战列舰”，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有其独特的作战方式。它们的炮火十分强大，在大型海战中列成纵队进行炮战。根据皇家海军的作战观点，他们的基本作战方式是将战列舰编为战斗队形，大约十二艘战舰，首尾相接，排成一路纵队，在敌方近处通过，当各舰驶过敌舰时，舰上的大炮一齐向敌开火，集中火力彻底摧毁敌目标。在皇家海军军舰的六个等级中，只有第一、二、三级军舰能够称得上战列舰，它们一般装有 64 到 120 门炮。

在那些史无前例的奇迹般的海战中，火力强大的战列舰是压倒、超过和最后消灭敌舰队所不可缺少的。在初期的海战中，各舰长倾向于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随意地指挥自己的军舰。但随着战斗舰队的不断壮大，这种作法造成了大混战，以至无人能统一指挥。1653 年，英国海军部颁布了一套战斗条令，目的就是为整顿这种混乱局面，从而大大提高舰队的战斗效率。条令规定了一种“线式战术”，各舰前后保持一链（200 码）的间距，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指挥官的指挥。任何情况下舰长不得擅自脱离队形自行战斗。这些必须严格遵守的

战术规定使得皇家海军在十八世纪初和十八世纪中叶同西班牙、法国的一系列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是，时代在不断进步，皇家海军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对付敌人改进了的军舰与火炮的挑战。正在这种挑战处于高潮时，凑巧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通信系统——旗语通信。结果是，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海岸，地中海及英国本土沿海发生了一连串的海战，其激烈程度与破坏力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世纪的战列舰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它笨重而强大，但航行起来却轻快敏捷，舰上所有的桅帆都安排得顺风易行。胜利号是历史上一艘典型的战列舰，这是以胜利号命名的第五艘战列舰。第一艘胜利号在十六世纪与西班牙无敌舰队战斗中是约翰·豪金斯爵士的旗舰。第五艘胜利号于1759年开始建造，1765年下水，但和平时期的经济使得这艘战列舰推迟了十三年才服役。1771年3月，年轻的霍雷肖·纳尔逊到理智号上服役时，胜利号就闲泊在查塔姆港理智号的附近。纳尔逊在理智号的甲板上就可以望见这艘有朝一日挂上他的司令旗的战列舰。

当时英国的造船厂基本上遵循传统的生产程序，所以胜利号和大多数其他的一级战列舰颇为相似。只是胜利号比其他姊妹舰稍大些，设计考究，比多数三层甲板船更能吃风，具备更优越的航海条件。这些优点使得胜利号成为那些有资格乘坐旗舰的海军将领们的宠儿。

胜利号战列舰就象一座高耸出水面的木质建筑，装饰华丽的船艏部排列着三层镶金边的舷窗，看上去犹如一座浮在海上的宫殿。

后甲板自主桅向后几乎占去整个上层甲板的一半。后甲板是舰上 49 名军官的活动场所，也是胜利号的整个舰部。在十八世纪军舰等级分明的制度下，任何普通水兵，除非上级传唤或需要执行某些特别任务，决不允许进入后甲板或舰部的任何地方。普通水兵的活动区域是上层炮甲板，舰艏楼（前甲板）以及下层炮甲板。这些地方拥挤得象伦敦的贫民窟，空气十分混浊，没有军官享有的那种舒适条件，水兵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不得不忍受。何况军舰上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比起当时英国穷苦大众如牛马似的生活来还是强些。

在军舰下面的两层炮甲板上，炮手们吃饭，睡觉、工作，都在那发射 24 磅和 32 磅炮弹的巨大的火炮旁。夜晚，不值更的水兵打开吊铺，挂在横梁的钩子上，悬吊在大炮上面睡觉。白天，放下顶梁上的木板，背靠着大炮吃饭。炮甲板的间隔狭小，上下不到六英尺高，唯一能透进阳光与新鲜空气的窗口是炮门。

下层炮甲板首端的挡水板，既可用来遮挡从锚链孔漏进来的海水，又可以作为牲畜栏，里面饲养着专供舰长及军官们食用的牲畜。牛、山羊、绵羊这类大牲畜被牢牢地圈了起来，但是鸡、鸭，偶尔也有猪溜过挡板，从甲板上窜过，甲板被污浊得象饲养场。下层炮甲板仅仅高于水线几英尺。一遇到海上暴雨天气，关上炮门，水就从前挡板溅进来，牲畜乱挤在甲板上，将近 600 名水兵在肮脏潮湿的黑暗中挤在一起，整个甲板便成了又吵又臭又黑的地方。

拥挤不堪的水兵舱，空气污浊，条件极差，生活在里面既艰苦又危险。天刚刚亮，水兵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听到

水手长刺耳的哨音和“全体集合”的呼喊声，水兵们手扶着吊铺边缘的绳结，匆匆穿过下层炮甲板。一些未及时挤出去的水兵跌倒在甲板上。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穿上衣服，忍着吊铺绳结的刺痛，将吊铺捆好，送往上层甲板，然后将吊铺装入上甲板舷墙上的吊铺网中。吊铺有专门的绑法，用绳索将粗帆布缠缚七道，水手长使每一个水兵操作得正确无误。战时，舷墙可利用来遮挡小型炮弹，如有人落水，还可当作救生浮具。一个捆得结实的吊铺可在水上漂浮好几个小时。

水兵们一登上甲板，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冲洗甲板，用一种叫“圣石”的沙石打磨平甲板的裂纹。水兵们将磨甲板的沙石叫作“圣石”，因为一些小磨石正好和圣经一般大。甲板上还要撒上沙子，这样才便于磨平。人们干活时为了不损坏衣服，便将裤腿卷起来，但沙石却往往磨破人们裸落的膝盖。

早晨六点钟，水手长的哨子又吹响了，水兵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一般是水煮燕麦和苏格兰咖啡。苏格兰咖啡实际上就是用白开水泡饼干，调成一种苦味汤水。

十八世纪的军舰上，食物数量一般较充足，但质量却极其低劣。一日当中主餐在中午，通常是咸猪肉或咸牛肉、饼干、豆粉布丁、啤酒，有时还有点黄油和乳酪。到了巡逻的后期，咸牛肉已干得很硬，只能切成赤褐色的碎丁，乳酪中尽是一些红色的长蛆。即使是这样，饥饿的水兵吃起来仍是狼吞虎咽，一点儿也不倒胃口。至于饼干，虽然生了虫，还不是最糟的，这只不过是刚刚变质，蛆虫吓不倒饥饿的水兵，相反人们把蛆虫当作美味佳肴。有一位候补生描写说，“蛆虫好象牛犊蹄冻，吃起来清凉爽口。”但是到了后来，象鼻虫代替了蛆，饼干被虫

子蛀成了碎末，失去它原有的营养。因此，如果人们在舰上捉到老鼠，倒不如吃老鼠。老鼠大部分时间钻在面粉里，裹了一身的白面粉，因此被人称作“面粉商”。一只剥了皮的大老鼠对于饥饿的水兵，可算是一种理想的食物。

正是这样的午餐扩大了皇家海军的两种等级之间的差别。一面，普通水兵们在下层炮甲板上悬吊着的餐桌旁吃着粗劣的食物，有时难以下咽；另一方面，军官、舰长和将官们却坐在餐厅，或自己的舱室里，享用着仆人送来的新鲜烤牛肉、烤羊肉，还有上等葡萄酒。然而，水兵们并不羡慕军官们的美酒，他们将晚餐后的那一顿劣酒作为自己的愉快享受。笛手奏起欢乐的乐曲，各餐室的代表各带一只木桶，放在甲板上，由一人分发甜酒和水。有些人如有雅兴，再在酒中掺些柠檬汁。柠檬汁含有维生素 C，是发下来防止坏血病的。每个水兵分到的酒，非常浓烈，数量足以使人酩酊大醉。

酒后，不值更的水兵便可以睡觉，或在炮甲板前艙楼周围溜达溜达。担任值更的水兵必须坚守岗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一点点醉意都可能导致失职而受到鞭答。

值夜是最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军舰航行在寒冷而又有暴风雨的海区时。夜班时间为四个小时——晚上 8 点至午夜，午夜至早晨 4 点。值更者穿着与普通水兵一样单薄的衣服，在寒冷的深夜里实在受罪。水兵的衣服用帆布和棉花制成，没有合身的粗呢大衣和厚大衣。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皇家海军是不发制服的。

在十八世纪水兵的生活中，最残酷的要算处罚。当时海军各种法规繁多，稍有触犯，就要受到处罚。如出言过分粗鲁，就会被用脚镣锁在露天的上层炮甲板上（两脚锁上脚镣，

双手反扣,平坐在甲板上),直到舰长来释放为止。

鞭答更加痛苦。惩罚的时间一般在上午 11 点。水手长的哨音和阵阵鼓声召唤全体水兵到上层炮甲板上去观看这杀鸡儆猴的场面。军官们站在后甲板上,衣冠齐整,佩着剑。前面站着纠察长和几名彪悍的水兵,双手被铐着的水兵由两名操舵兵押着。这时舰长问罪犯是否有什么要申辩的,罪犯一般缄默不语。“脱下衣服!”舰长一声令下,于是一人脱下他的衬衣。“架起来!”舰长亲自指挥道。操舵兵将罪犯双手捆在两根架子上。“先生,捆好了,”操舵兵向舰长报告。接着舰长宣读军纪中有关章节,所有到场者都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然后舰长对水兵说:“执行!”

一接到舰长的命令,水兵就取出九股皮鞭,向后一扬,使出全身力气,“哼”的一声,狠狠地抽下第一鞭。这一鞭在罪犯的背上留下了一道青黑色的血痕,随后几鞭,血痕更深,鞭打了 12 次之后,背部变得一片血肉模糊。每抽一鞭子,水兵都要用手指抹去鞭子上的血,甩到甲板上。身强力壮的水兵都爱吹嘘自己再抽 12 鞭力气也不会减,但一般要另换一名水兵接着抽。舰上的老水兵也向人吹嘘,他可以挨多少下鞭子一声也不叫。一些狂虐的舰长竟命令鞭打 100 下以上,没有人能够在这种酷刑面前不害怕。很少有人在这样的鞭答下还能够幸存。

皇家海军军舰上的生活并没吸引多少志愿者。少数小伙子梦想荣耀,报名上了舰,一些老水兵则是被招募广告所吸引,广告号召“忠实的勇士”与舰上老水兵和其他伙伴们一道共同为英王和国家效忠。对那些有特殊技术的水兵付给赏金。

然而，最有效的招募办法还是抓壮丁。强募队由六名强壮的水兵组成，在一名下级军官带领下，在港湾村镇乱窜，见到有海上生活经历的人就拉去“强迫”服役。早期，就是靠这种办法强行将人们征入几乎没人愿意去的严酷而危险的海军中。

这些强行征集的水兵一登上军舰，首先洗澡灭虱，然后分为四个组。第一组为二等水兵，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水手，可以在桁端上高空作业。二等水兵每月可领取 33 先令，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工资。第二组是三等水兵，月薪 23 先令 6 便士，懂得甲板上的操缆技术。第三组是新水兵，月薪 17 先令 6 便士，他们只能干一些舰上的其他工作，如操纵下帆横支索，或当军官的勤务兵。第四组叫做“不值更的水兵”，他们会木工手艺，会修船帆，或能当舰上军医的助手，他们不必值更。这部分人享有二等水兵的工资待遇。

一旦出海，军官们便着手将这些人训练成精干的水兵。二等水兵负责调整帆索，收紧、放松，直至军舰平衡为止。木匠们负责堵漏，制作战时修补弹孔用的木料，保证舰上的一切井然有序。炮长和炮手们将火药装入弹药筒。那些被戏谑地称作“厕所所长”的水兵们专门打扫舰艙军官住舱内的卫生间，使之保持整齐清洁。

在三层炮甲板上，炮手们要特别注意大炮的拉索，确保各门大炮不得松动。除实际战斗外，没有比这三吨重带轮子的巨大铁家伙活动起来更危险的了。随着军舰左右摇摆，铁炮猛烈地来回冲撞。据说，松动的大炮曾经冲过船舷，撞伤过后面的炮手。

军舰在驶往战场时，舰长按战备的规定，严酷地训练水